皇明從信錄

皇明從信錄卷三十六

秀水沈國元述

戊子萬曆十六年

二月

命講重史

上御經筵畢。覽貞觀政要。曰唐太宗多有慙德。唐臣魏徵大節有虧。命以後講禮記。停止貞觀政要。閣臣申時行等因請進講通鑑纂要。大學衍義二書。以資君德。以裨治道。奏記

命取實錄

三月閣臣恭進太祖高皇帝御批勅諭及詩文凡七卷其六道留覽。命查取累朝實訓寔錄稿本進。閣臣復

疏曰臣等查得　累朝纂修事例凡纂修　寶訓寔錄已完正本于　皇極殿恭進次日送　皇史宬尊藏副本留貯內閣其原稿則閣臣會同司禮監及纂修各官于西城隙地內焚燬蓋崇重秘書恐防泄漏故也今奉　旨查取原稿臣等無憑查進查得嘉靖年間曾將　累朝寶訓寔錄重錄一遍見今藏奉　皇史宬其原先稿本則隆慶年間曾聞先任閣臣云　皇考嘗一取亂收藏道心閣後又送入　皇史宬如

皇上留神繼述時欲覽觀乞　命該管人員查收恭進至于閣中副本節年以來屢因閣館纂修各官考究稽閱時

有汙損、一時未能整頓、

皇上如欲朝夕披閱除　武宗以前見有　皇史宬原先舊本可以取進外、其　世宗　穆宗兩朝訓錄容臣等查取膳錄各官、督令膳寫便覽書冊陸續進呈、以備　御覽、伏候　聖裁、

初五日、

上復諭、前日說　累朝實訓定錄。　皇史宬打點不曾有、恐　世宗諸書去西城萬壽宮被災。今自　太祖起及　累朝訓錄。都謄寫裝潢進覽。有幾部就進幾部來。閣臣再撰

曰、臣等查得嘉靖十三年重青　實訓定錄。　降勑閣[illegible]

及用較對謄錄等官生數多。蓋 皇祖世宗欲以 祖宗謨烈謂之金匱玉函，以傳萬世之信，所重在于尊藏。今 皇上特命謄寫，是欲以 累朝典故置之深宮秘殿，以備乙夜之覽，所重在于便覽。臣等竊謂訓錄舊本式樣寬闊，今宜稍斂，改從青冊舊本。簡帙繁多，今宜併省，不拘卷數。其餘事宜，容查照節年事例施行。

國子監司業王祖嫡請復建文年號，改正 景皇帝實錄。

時黃梅賊首梅堂、詹三、漢劉汝國、一曰劉少溪、余孟新，四人創首，凡七十餘人，擁入蔡永李家搶掠。事聞，撫按蘄州守徐希明慮左右皆盜黨，致居民能幹曰潘柴者托以擒

陳策死事

江直飢

盜案設計與吏目蕭芬于宿松縣右車嶺擒寔文子弁獲劉汝國之妻共知各盜蹤跡次年正月燒停前驛往來長溪山二郎河等處又往玉樹觀朱元三家役人開倉放穀復到宿松廖作賢家近二百人楚撫約南撫江合兵勦之都司周弘謨進兵至竹麻尖戰敗州判陳策死之于是集兵分路並進賊焚營而逃獲陳策尸身中三鎗踰旬餘面色如生太湖縣鄉兵張惟忠生擒余孟新及劉汝國餘黨悉平

四月直隸江浙大飢南通州數百人邀搶米麥人船餘于縣數百人搶民間糧食冒國衛軍人因放糧稍遲即將衛

官園攡倉官綱射慈谿縣生童二三百人攡入士夫之家追脅借貸事聞　命撫按嚴法懲警首惡以靖地方尤當

殛平糴又是一見

殛平糴之令禁遏糴之風以甦民困　雜記

嚴有功

嚴覈雲南有功官員緬冦猖獗已久近擒岳鳳邊境始安此項功次原係蠻莫罕送拒敵之功乃劉天倖冒其功李材又妄報其績陳嚴之附會飾虛宋儒陳克侯扶同結勘科部參看已畢黜治有差　奏草

閏六月炎蒸已解秋氣凉爽閣臣請

請御講

上時御講筵緝熙　聖學　雜記

論土司

貴州巡撫參論土官安國亨赴逕無大木國亨反參撫院

委商採木先運、

上怒巡撫、于是閣臣申時行等奏曰、先該播州宣慰使楊應龍進獻大木、給有欽賞、茲岡亨聞之、乃亦具本、臣等見其本内列銜、是宣慰使、心竊疑之、岡亨在先朝因抗殺官軍、革去職事、止稱土舍、後因悔罪立功、始復冠帶耳、不知何年復官、遽稱宣慰使、意欲擬票詰問、因彼時獻木輸誠、已蒙

皇上傳諭給賞、遂不深求、今其辨本列銜、仍是冠帶土舍、與原本不同、則前之獻木、為舍卒捏寫、先具奏而後尋木、昭然可知也、及貴州三運木起解時、騐無本酋大木、故遲

撫參論彼時伊果有木自可隨封而進何至半年之後方稱起解今尚在途則是前本無木而今始有木又昭然可知也商人深入土司地方採伐大木前後左右莫非國亨之人豈商人遂能捨木先運萬無是理今巡撫參論土官土官即反參巡撫巡撫參土司商人魏良海土官即參撫院委商何責恃强凌抗逞辭裝誣是非徒辱商人乃辱巡撫也非輕巡撫乃輕　朝廷也以一土司而敢玩弄　天朝蔑視綱紀即不窮究已為大恩況可行其言以驕其志乎且國亨兇狡之跡備在隆慶定案臣等所熟知其獻木之情前後具有左驗臣等所灼見若又因其言并懲巡撫

不可長

是重失　朝廷之體漸生遠人之心爲不可也雖是何貴
是否木商曾否與魏良海爭搶事在彼中難以懸斷今奉
明旨擬令彼處查問伏乞　聖裁　奏記
京省主考官順天庶子黃洪憲盛納
應天庶子劉元震洗馬劉楚先浙江修撰蕭良有兵科右
給事胡汝寧江西侍講陳于陛福建左給事陳烨福建修
撰楊起元吏部主事劉學曾湖廣侍讀馮琦禮科右給事
白希綉河南吏科給事中張養蒙評事張國璽山東刑科
左給事中邵庶刑部員外趙祖壽山西吏科給事中楊其
休禮部主事陳應芳陝西吏部主事朱來遠禮部主事劉

東、四川、禮科給事中王士性、戶部主事劉奕、廣東、禮科給事中陸懋龍、兵部主事朱維高、廣西、吏科給事中舒弘緒、刑部主事朱熙、雲南、戶科給事中李廷謙、工部主事陳所學、貴州、工科給事中洪有復、兵部主事梁雲龍、

禮部郎中高桂、論順天中式舉子鄭國望、稱止五篇、李鴻文理難通、潘之惺、茅一桂、任家相、李鼎、張毓塘、嘖有煩言、而王衡係輔臣王錫爵子、疑信相半、乞覆試、詔禮部會同都察院該科道官、當堂覆試、看得七卷文理平通、一卷文理亦通、奏、旨既會同看閱、文理俱通、都准會試、

應天解元周應秋、金壇人、後中乙未進士、胞弟廷侍、泰在

維持、祺中進士、恭峙子復中應天解元、門第文名之盛、甲于江南、是科各省解元後中進士者十一人、王衡、周應秋、江西劉文卿、福建潘洙、湖廣吳化、陝西武之望、俱有才名、

禮部覆山東巡按吳龍徵題生儒馮偵等、假捷搜檢、杖斥為民、胡廣淵等、分別降殺、中式舉人貲三個、發國子監肄業三年、令其改省、臨期再考、方准會試、 詔從之、

九月、閣臣申時行等奏曰、本月十七日、臣等隨侍 聖駕幸石景山、臨觀渾河、伏蒙

皇上召臣等前至橋次、示以水勢洶湧、因言黃河每有衝決、經理須在得人。臣等恭承 面諭、不勝欣躍、仰見

皇上一豫一遊莫不以國事爲心民患爲慮即堯舜其咨
之憂俾乂之命不是過也但臣等倉卒應對未及周詳茲
敢以河道利害爲
皇上悉陳之按渾河來自西北即古桑乾河出盧溝橋至
天津直沽入海當其汎漲之時亦有衝決之患然不關運
道不近城郭猶未足爲深患也至若黃河發源崑崙流入
中國至積石龍門已數千餘里經陝西河南則涇渭伊洛
諸水皆入其中又經徐州等處與淮水相合而後入海當
其壅淤則數丈之渠一旦而成平地及其潰決則數里之
隄一瞬而成洪流其湍激洶湧比之渾河不啻數倍　先

朝時決時塞皆 命重臣經理然後成功然亦有數十年
無事者也今之治河者爲臥泗 祖陵則防其西浸爲漕
糧運道則防其北徙爲淮揚數郡生靈則防其所決其功
力甚鉅其責任甚艱亦未有不得其人而能成治河之功
者也
皇上得人之論其于治河要務可謂一言以蔽之矣然臣
等雖親奉 德音而在廷及河道諸臣或未能仰知德意
臣等欲乞
皇上特降 明旨宣示該部令其轉行河道諸臣則大小
臣工皆曉然知 聖主憂勤之意而有事于河渠者亦皆

惕然有夙夜奉公之心矣綸扉奏草

御史馬象乾因論崇鎮事情指及閣臣

上怒送鎮撫司打問次輔王錫爵救疏曰昨見御史馬象乾論臣等阿從失職臣等當即出閣自陳待罪此非矯飾姦欺服其義正詞嚴乃臣等之益友

皇上倘賜採行歸責臣等使人知前後 詔旨俱出臣等禀操之手原非 聖意則人情自定 聖德有光矣今日

元輔時行忽傳 御批勉留臣等將象乾拿送鎮撫司打問臣不勝感懼不勝愧悔若已該同官連名具揭陳救外臣竊伏自念臣之進用原與在閣二臣不同雖拔擢自天鑒

舉出衆、而推本虛名所自、則延以先年張居正爲奪情事起、徂擊言官、臣于其時、號能出頭、論讓居正回護言者、以此居正敗、而臣得進用、夫

皇上本以忤居正用臣、而及今又即以處居正之事處臣、臣之不才、縱不能道揚 主德、維持 國論、何恐見 朝堂之上、再有此異常舉動、使天下萬世、謂臣外援忤權之名以進身、內挾當權之勢以沮衆臣、今日即死、上何以見九廟在天之靈、下何以見劉健等于地下、明何以謝舉朝士大夫之公論、幽何以辭張居正之鬼責哉、夫微臣一身、輕于一羽、使萬萬蒙訴而有益于

皇上、臣之所不敢避也、今身既以不肖有連累言官之名

而又并累

皇上有爲臣等市諫之名、臣不惟不可一日立　朝、而且

一日不可爲人矣、連日以來、因哭亡女成疾、正思乞骸骨

見人情洶洶、黽勉出關、思爲

皇上紓憂解紛、而事機不意至此、是固臣命卒之時也、伏

乞

皇上哀臣聽臣、使臣得苟全平生以去、臣有餘榮、

皇上亦有餘恩、若不然、則衆怒如火、流言滿途、

皇上之留臣等、適趣之使就必窮之地、永無再出之日耳、

臣不勝危苦痛切之至、又肅 奏草

十二月、給事張沂、論劾張鯨事情、

上怒、發鎮撫司拷問、已又廷杖六十、革職爲民、邸報

閣臣王家屏服闋、有 旨召用、邸報

豫章大侵、新建縣一民、鄉居窘甚、家止存一木桶、出貨之、得銀三分、計無所資之、乃以二分銀買米、一分銀買信、將與妻孥共一飽食而死、炊方熟、會里長至門、索丁銀、無以應之、里長遠來而飢、欲一飯而去、辭以無、入廚見飯、責其欺人、人搖手曰、此非君所食、愈益怪之、始流涕而告以實、里長大駭、亟起傾其飯而埋之、曰、若無慮

奎此吾家尚有五斗穀若賣我去猶可延數月或冀有生理奈何遽自殞爲其人感其意而賣之果得銀及歸出之則有五十金在焉其人駭曰此必里長所積償官者誤置其中渠救我死我安忍殺之遂持銀至里長所還之里長曰吾貧人安得此銀此殆天以賜若者冀人固不肯持之去久之乃各分二十五金兩家遂稍饒裕然二人以一善念而感天賜金關者亦足以勸矣出紀錄彙編

宣武門外多回夷聚居世以宰牛爲業是年巡城御史楊四知榜禁之衆皆鼓譟諸大臣知狀弛其禁乃定益

甚非閒

禁殺是美事而京師不可行想各邊亦當然。出小品

甘肅撫臣奏稱九月內石灰溝地方天鼓鳴空中有成犬形者羣吠有聲古之怪異多未聞有若此者人或以為兵兆未知是否。出沒綵

是年大將軍李成梁決策進剿從歲遠堡出塞中軍令無殺降卜寨弃其師入那林孛羅壁大將軍因縱兵直擣城下矢石雨激多殺傷發大砲擊小堅城盡裂中輒洞斷二酋始奪氣倒戈乞哀計斬級五百有奇釋二酋不誅班師還開原兵備使成遜用衆議請并釋康古陸存歹商謂欲藉諸酋立商則康酋溫姐酋賞誅欲和諸酋存商則康酋

溫姐酋當釋擾而縛之務而釋之爲均　勑分寨給遺種
與北關建州共藩東北便總督侍郎顧養謙亦謂歹商弱
多疑即殲諸酋立之不能有其衆不如釋康古陸使和歹
商諸酋見康酋釋不復疑而又畏我因重歹商以諸
酋立而王台子孫皆全矣康酋再死再生德莫厚焉刑莫
威焉　　内倚　中國而外以婣
重寢北關謀此寔東陲長策遂釋康古陸因諭之曰　中
國立歹商以王台因汝以助北關侵歹商也汝亦台子終
不忍殺今釋汝和諸酋修汝父業歹商安危汝則任之康
古陸唯唯因令歹商以叔事康酋以祖母事溫姐刑牲盟

且進卜寨那林孛羅使者諭曰往若効順開原闕廷僉有賞江上遼夷以貂參之屬至必耕而通若布帛米鹽農器仰給漢耕田閑獵坐收木耳松子山澤之息爲利大矣今貢市絶而江夷道寨藉兵枕怨太以守虜以千騎盛氣抵若有德色需索無藝部夾多怨我第傳檄部卒斬兩首頭來立爲長可無煩兵深也漢今貰若不誅若何以報遼爲均兩關勑蓋自永樂來給海西屬夷勑由都督至百戶凡九百九十九道按勑驗馬入貢而關首領之勑强弱上下先是逞仰二奴父强則北關多及王台强則南關多多至七百道北關不能三之一今無論强弱與之平南關以

五百、北關以四百九十九差貂其一存右南關、意諸酋萬羅拜服。亡何、康古陸死、歲不殺、恩將廝屠溫姐、猛骨孛羅無貳。

周又亡何、溫姐以乳瘵亦死、兵備使成遜因令北關卜寨、那林孛羅、南關猛骨孛羅、歹商面相結釋憾、並請貢。

女直

己丑萬曆十七年

正月次輔王錫爵疏曰臣昨日在閣接得禮部郎中高桂揭帖一紙內稱摘發順天鄉試中式可疑者八人共一名王衡係臣之子人情疑信相半要將臣子同茅一桂等覆試以明心迹夫茅一桂等之卷臣未及見不知文理果是如何若知子莫如父臣男之才不才臣知之矣果才耶而臣爲之曲避嫌疑是以鬼魅待世界也果不才耶而臣爲之營求進取是以盜賊自待也故高桂權衡疑信之間請但行覆試爲臣解疑而又稱臣子之多才可以自致青雲則其愛臣已甚而其知臣男亦不爲不深矣然臣顧反而

恩之男試則當試疑則當疑夫科場之事所以紛紛至今
日者寔之自張居正始然必居正之時
皇上冲年盡委之 國柄處居正之地百官之命盡懸掌
握而後可以順指考官無不如意也乃臣碌碌贅員權勢
不能及居正萬分之一而臣男中式名次反在居正諸子
之前不知考官媚臣至此將以何望臣又將以何德臣哉
臣雖不才素服先臣清白之訓所生一兒祗今二十九歲
日夜提耳敎之順誠冀少立身名粗傳弓治而不圖更以
臣官為累也世語悠悠何至此極見今雖覆試公典上可
告天日下可明臣心乃臣之隱衷疾首者堂堂 清朝

明主臨之而謂在廷無一可信之輔臣輔臣無一得上之
子弟臣則巳矣臣男亦巳矣獨奈何輕　朝廷辱天下之
士如此哉臣竊羞之竊痛之古之世臣社稷之衛即今我
朝二百年來大臣子弟彬彬取高科膺仕當世不以爲嫌
何獨至臣等必欲盡錮其讀書應舉之途流言誹語使天
下謂老成决賤于少年委巷决公于　朝論此豈太平景
象也臣竊憂之竊危之又臣見諸司章奏皆滌慮專思反
復再四而後上其閒尚多訛謬何況草莽章縫之士風簷
千萬言中而必責其一字不訛一語不苟而後爲無弊此
孔顏復生或能之臣不能也然則富貴子弟生于今日舍

太倉子非江陵臣也必以父相之故而并役之泌於又何怪讒譏之憤激也

蚩蚩然囊酒飯守妻子之外無路可自見矣臣又竊苦之竊憐之今高桂謂科場壞盡臣亦謂　國體壞盡有志之士將來斷有掉頭發憤恥由是途以進者而臣等關臣輿考官將來斷有不敢可否一事去取一人以避狗鼠盜賊之嫌者但臣本出山無用之器不合謬膺　國爵臣男自是孔下未雕之樸不合謬投臣胎而臣之先臣又不合教臣男讀書應舉以至今日無端受辱至此是天在上后土在下臣亦何顏可以腆靦瑣瑣苟佸榮利重使書生弄其文墨妻子嗤其苟賤不亦辱乎伏惟

皇上先年本以行詭　召臣則在今亦必以不欺信臣越

此覆試未行之日先將臣罷歸田里使曉曉者更無可藉口。而後覆試之典始公。覆試之論始定臣男之或黜或留。臣憾當率之見先臣于地下必無愧色。

皇上倘毋再爲臣體面計而不爲臣生平計也臣不勝籲天泣血愧若銜控之至文肅奏草

二月十一日下刑部主事饒伸于獄時王太倉子衡以其才居解首高桂等疑之形于章奏已經多官覆試禮部覆查明白而伸又以朋奸疏遺 天威嚴重諸大臣合疏救之雜記

應天巡按御史喬璧星疏爲輔臣屢辨傷激懇乞 聖恩

宣諭以全　國體大意言錫爵近日為科場波及之詬三疏自明嫌于俠氣決去非大臣之體奉

聖旨朕眷任賢輔屢有諭旨慰留已出任事喬璧星既稱碩輔難得何必多言且不究該衙門知道邸報

會試以建極殿大學士禮部尚書許國掌詹事府吏部侍郎王家屏充主試官取陶望齡等三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進士焦竑吳道南陶望齡等及第出身有差

是科考選庶吉士王肯堂劉曰寧顧際明莊天合董其昌蔣孟育區大相黃輝馮有經傅新德周如砥朱國禎喬胤唐效純林堯俞孫羽侯徐彥登包見捷羅棟吳鴻功馮從

吾郡士吉共廿二人命學士沈一貫田一儁教習之得人最盛而王肯堂劉日寧董其昌蔣孟育區大相黃輝為有經閣如砥朱國禎文望尤表著而與道南位至東閣

四月次輔王錫爵請　視朝建儲疏曰伏念臣猥以遭逢起蒿萊而厠丞弼臣有疾痛

皇上憂之臣有死喪

皇上恤之臣之愚不知止老不耐事以及于風波妬媢之場

皇上矜之察之生之全之

皇上之於臣眞父母也夫父母之恩人子當何以為報哉

臣之區區獨有赤心若口知無不言欲以增 主德之休明保 皇躬于康固使百神無怨恫四海無流言而臣庶幾耐知補過之萬一耳頃者竊見今年二月以來

皇上僅一出朝送潞王殿下再出行 太廟時享其餘常朝日期盡行傳免 經筵日講至今未開臣等猶幸每月因散本近侍得以剩聞 音吉恭侯萬安若外庭百司竊想 清光于九天萬里之遠耳目不接誰能無疑疑則訛言生焉晝居郤事或曰不如向晦之安酒醪郤疾或曰不如勿藥之喜燕婉當御或曰不如前疑後丞之嚴玩好充陳或曰不如左圖右史之樂夫以小人窺聖人以外庭

澗宮禁臣之所不敢知也而
皇上苟欲明其不然則莫如　勤御朝講日親外臣使聯
務之　天顏穆熙之聖學人人得以望下風而承休問則
天下幸甚其或以天氣漸若　聖躬宜于静攝則　官居
十二時中以六時晏息三時游衍一時定省　慈闈二時
看閲章奏罷幽宴捐細誤専精神濟頻憑使羣下曉然知
上意在尊生不在厭倦在色養不在逸樂也則天下亦幸
甚又或以天工人代不必事事身勤則深惟社稷之安早
定根本之計　升儲出閣　發青自中然後委諸事于羣
寮付頫言于芻狗則天下亦幸甚此三策者臣之犬馬私

忠以爲苟效其一、則
皇上有辭于天下、而臣等亦有辭于
皇上、今留中諸疏、動至經時、　冊是吉期、杳無明示、臣禍
猶盛氣持將順之説、以捍流言、而至捉形影無驗心膽亦
孤因竊以身自譬、臣之幺麽、何等人也、而近日暧昧之議、
尚若自明忿悁之言、屢瀆　高聽、何況
皇上配天罔極之尊、比玉無瑕之德、而恐使纖芥疑端、不
白萬世、簀土未覆、竟貽九仞、則
皇上腹心遇臣、曾不得其彌縫匡救一分之助、而臣垂老
遭際以來、止博得完全體膚、保守祿位、清夜自思、皇恐如

此亦尚何顏何面悻悻爭世上之毀譽是非爲哉又閣臣職親地邇務勿輔理之外別無事任乃臣等徒値其地貪其食而兼旬累月不接　威顏不承　顧訪則又何顏何面揚揚月榮矜寵立羣臣之上爲哉人主雖至尊天下雖至大宮闈雖至深自古未有恃安而不致危積微而不成著者盍念我　皇祖世宗間亦嘗齋居西內與外廷隔絕矣然四十載神明不衰萬幾無曠則以屛聲遠色糲飯菲衣手不操奇贏之筭躬不狎馳騁之勞慮不忘稼穡之苦此所以能終始聖神保身而保民也

皇上卽今動法　世宗何不試取　實訓實錄觀之當時

邊庭警報。大吏陞除。與夫稽古考文。祈年憂旱等事。手批或一日而數下。或一人而數及。臣以為如此則不必亟見羣臣血脈通矣當 穆廟在邸時。人情頗亦危疑。然加冠出封。已判然長幼之序。而宮闈無別子筅篤無私御。臣以為如此則不必更議冊立大本定矣大法祖不師其心而先襲其迹世人蚩蚩又誰能于迹外信心者。此臣之所以為

皇上惜也。且今天下多真正不減 世宗朝諸邊苦虜。內地苦盜。百姓苦年荒吏急

皇上以聖人之明睹真思憂何所不悟以聖人之勇。何食

思政何所不勤別　帝王萬世之大業父子天性之至親而更有待外臣之苦爭敦勸者乎臣聞自古朝廷各有一代之家法漢唐家法原不正故子孫得出入其間若我
朝立國在此則守之亦必在此
皇上即有隱軫難割之愛必不忍以家法為私臣等即有承望無恥之心必不敢以家法為市今　皇長子倫序有定。
皇上三年前明旨已宣付史官播傳天下。　冊立之舉去年未行猶曰年未及也今年未行猶曰潞王尚未之國也過此皆無說矣而猶拱默遷延日復一日不早下九卿臺

請蠲賑軍民

謙之議以順臣民瞻戴之情以塞道路揣摩之口此臣之所以日夜拊膺流涕而出血者也 祖廟固有宗忠臣固有心惟

皇上念之臣毋子衰殘之命朝露不圖報恩負恩決在今日亦惟

皇上哀之臣不勝懇欵激衷冒昧僭越之至 文肅奏疏

七月間臣申時行等疏曰臣等竊惟 國家政務莫大于馭軍治民而軍民之所以得安其生者則以俯仰有資豐凶無患故也況根本之地尤係觀瞻災傷之年尤難撫戢臣等私憂過計有不能一日安者竊見近日以來自南京

地方至浙直等處俱遭大旱河井乾涸禾苗枯死羣情洶洶衆口嗸嗸蓋連數千里之地救萬萬之生靈有朝夕不保之慮此非細故也且南京軍士驕悍成風嘯呼易起先年振武營之事可為明鑒近因放糧之時米色稍惡幾至激變雖稍懲一二魁宿未能讋服其心臣等以為節制貴于素明恩威宜于並濟假令資儲不乏散給以時如此而猶干制逆節誅之可也寘之可也若糧不足支米不堪食彼方救死不贍而安能使之恬然無譁故今日所當亟慮者則南京倉糧是已臣等訪聞彼中軍糧不敷二年又歷廒低窪米多浥爛尚有不堪放支者今歲江南重災南糧

多不能辦若舊廩既已空虛新根不能接續當此之際可爲寒心宜　勅南京戶部會同科道官將通見在倉糧盤驗明白要見足敷幾年放支是否俱堪食用如有不堪作何區處如無解到作何預備務從長計處停當奏請施行至如各處災傷宜候巡按御史勘到之日戶部覆請優恤然非　明旨丁寧亦無以見　朝廷子惠困窮憐憫災傷之意所以安人心固根本計無急于此者謹擬傳帖進覽伏乞　聖明裁斷發下遵行綸扉簿草

工部題稱黃河初漲隄岸遮衛工科覆奏請　旨申飭河道等衙門用心隄防兼訊

行祫祭議

進士薛敷教論都御史吳時來國家設立都御史及十三道御史御史出差回道俱聽都御史考察堂屬之分已定矣北京御史但有章疏本日即送堂官揭帖南京御史有疏發行三日後送堂官揭帖此相沿舊規時南道御史王藩臣不送揭帖于時定向定向因而參論之乃科臣以為阻塞言路故吳時來因而申明堂屬體統至是敷教與論時來黨護定向　朝廷以新進小臣從輕處分叅記

八月十五日輔臣恭請

上于萬壽聖節之日。御殿受賀　允行。

十二月禮官請舉　祫祭。

播州楊應龍

上玉體未安、遣官恭代、

四川播州宣慰司使楊應龍素有逆形。所部何恩宋世臣等及妻叔張時照上飛文告龍反。巡撫貴州都御史葉夢熊疏請大征。而蜀三面鄰播。士大夫率謂播係處西南隅。屬夷以十百數。皆其彈壓。兵驍勇。數赴川貴軍門調。有微勳。前除未為長策。以故蜀撫按並主撫。而黔主勦。朝議乃行兩省會勘。應龍願赴蜀不赴黔。

按播州古夜郎且蘭地。漢始受羈縻。屬牂牁郡。唐貞觀初分牂牁北界置郎州。領六縣。已改播州。乾符三年南詔寇陷。太原楊端應募、決策馳白錦、出奇兵定之。授武

略將軍值唐亂留據長子孫歷宋附屬稱臣大觀三年以楊文貴納土置遵義軍元世祖授楊邦憲宣慰使賜子漢英名賽因不花封播國公明初楊鏗內附改播州宣慰使司隸四川其城廣袤千里介川湖貴竹間西北塹山為關東南附江為池棊并鑣制宛然與區嶺黃平草塘二安撫與播白泥餘慶重安容山六長官司統七姓為田張袁盧譚羅吳世為目把大事諮決焉田係思州宣慰裔永樂改土為流族多入播張亦龍虎山合餘與楊世姻婭嘉靖間楊相寵庶子煦欲奪嫡嫡妻張與子烈擁兵逐相走水西客死水西宣慰安萬銓挾奏索

水烟天旺地聽還葬烈即應龍父也自烈佬殺長官楊
攻剿垂十年總督侍郎馮岳討平之應龍生而雄猜尤
阻兵嗜殺隆慶六年襲職以兵積勞從征喇麻諸番先
登多斬獲從征九絲賊乃郤敵擒虜亡算從征楊柳瀟
郤敵先登斬首數十級先後　賜金幣揚揚意得萬曆
十三年進大木六十本助工
上特給大紅飛魚服加職級應龍窺蜀兵弱每征討止調
土司而罰將或從借級漸驕蹇輕漢法所居僭飾龍鳳
擅用閹侍嬖小妻田雌鳳疑嫡妻張奸淫出之已飲田
氏兄所乘醉封刃取張并母首屠其家是歲萬曆十五

年也應龍在州專酷殺樹威有小睚眦即殘害人人惴恐初惑七姓虐所屬黃平等五司乂而覺其欺稍奪之權七姓遂反噬應龍疑衆不附益結關外生苗爲翼肆行劫掠已上出征播考

是年六月慈谿縣民邵二等船到八都城名茅家浦口適見紅血從草湧出約有八處大如盆面高有一尺血腥濺到船上船即出血濺到人足足亦出血約半時方止考嘉靖年間一見慈谿有倭寇入犯之禍一見東陽有礦賊竊發之虞近萬曆十五年五月復見餘姚未幾即有杭城兵民之變是時閩人陳中從琉球來報稱倭

奴造船挑兵傾國入寇見在福建查審尋破朝鮮浙兵東征死者甚衆出紀錄彙編

八月二十二日晡時山東臨邑縣蜻蜓蔽空勢如颶輪東西亘數里彌望無際少時大雨至俱盡

鄭州土城無門扉相對如闕中有藥王廟王即扁鵲州人也封神應王己丑歲

上王體違和

慈聖皇太后禱之立奏康寧為新廟建三皇殿于中以歷代之能醫者附焉出小品

焦弱侯竑來直謚真　元子初出閣定講官六人癸未

則郭明龍、丙戌唐抑所、袁玉蟠、蕭玄圃、全玄洲、巴豆[illegible]

焦弱侯、太倉王荊石迎謂曰、此重任、我輩先年少着精

神、故到今扞格乃爾、諸公看元子資何如、何擇其近而

易曉者、勒一書進覽、方荊石以養親移位、諸公不復

措意、惟弱侯三上三多三不遂、纂養正圖說一冊、郭聞

之不悉、曰當衆爲之奈何、獨出一手、奚謂我輩不學耶

且此書進後、倘發講將遂與古書並講、抑出汝之手、令

我輩代講、誰則耳之、其說甚正、弱侯亦寢不復理、後携

歸刻南中、送之寓所、正在案而中使陳矩適至、取去數

部、遂

上寃諸老大恚謂由他途進圖大拜事不可解矣〔小品〕

呂新吾司寇廉察山西纂閨範一書弱矦以使事至呂索序刊行弱矦亦取數部入京皇貴妃弟鄭國泰見之乞取添入后妃一門而貴妃與焉衆大譁弱矦以此

譎官絶無幾微怨色對客亦不復談及偶與友人述此且戒之曰惟認眞故及此切無然友人曰不認眞乃認叚耶然養正圖不啻之衆畢竟自家有不是處〔小品〕

許文穆公典巳丑試朱平涵發榜約日衆射所戒勵之既至拜謁平涵初欲親承其敎從諸魁元後挨近前列傾聽文穆大言曰中後索賞賜者必多分毫皆不可與

關于牧人必在所易忽之處

不以獄爲利難矣而且有恩葢何人哉

即如我輩上門上一切拒之從我言者爲好門生不從者反是我務切體訪定人品高下聞者謂平平無奇乎涵曰由今思之即是來懸王問生事之說生事足則取與明進退輕賞賜節則一切飲食衣服皆可類推文穆獨挈出佽人領悟當是時新貴安然不問座主有一役一錢之費其慮長其愛切不下帶而道存矣。部小

孫一謙溫麻人已丑聞爲南都官司獄能不以獄爲利。于囚甚有恩故事重囚米日一升率爲獄卒盜去飯以不給又散錢强弱不均至有不得食者即詰繫因初入獄獄卒驅之濕穢地索錢不得錢不與燥地不通飲食

善畫地獄者

此系下流人知然人亦有知之累

而官因以爲市一謙知之一切嚴禁手創一秤秤米計飯日以卯巳時持秤按籍以次分給食甚均又時時見囚衣弊爲浣濯補葺令完善視輕繫之尤餓者予囚飯之半因得不死獄卒無敢横索一錢者每晉郎視獄問囚有苦欲言者乎皆對曰幸甚孫君衣食我是時少司馬王公用汲聞其事以告郎中蔡獻臣久之大司寇犢李陸公光祖少司寇琅琊王公世貞皆加歎異欲爲之地而一謙滿三載考補霍山吏目去矣王司寇贈以詩曰青衫白馬帝城西祖道無人日欲低猶有若盧方畝地猶衣能作數行啼蓋紀實也蔡獻臣亦以一謙廉而

一才而遷轉非其道作文慰勉之一譏竟不之官徑歸
至番湖舟中恍然見有請為某地主者與之應答[illegible]以地緝辛
駭之不數日遂卒出三司獄傳
建州夷酋奴兒哈赤以姻又爾先入貢且以斬叛夷克五
十乞陞賞是年竟與都督秩以此遂雄長諸夷初奴兒哈大象
赤祖叫場父塔失並從征阿台為鄉導死兵火奴兒哈赤
方幼李成梁直雛視之後稍鶩食張海色失諸酋及與多
兩爭張海因約婚罷兵且殲叛夷慰祖父殉國狀以都指
揮緣縣崇階與南關坪心固已騰踊鴟張矣建州考

元旦召見輔臣

庚寅萬曆十八年

正月朔日、

上在毓德宮。召閣臣申時行、許國、王錫爵、王家屏四臣于西室。御榻東向。時行等西向跪致詞云、元旦新春仰惟

皇上萬壽萬福。臣等不勝欣賀。因叩頭

上以雒于仁疏、手授時行。天語詳諄。辨析其妄謬。時行等懇請寬宥。將原疏留中。以昭 聖度。

上復諭時行等以任勞任怨。時行等叩謝畢。因進云、臣等久不瞻覲 天顏。雖有蒭蕘之見。不能一一 面陳。今日

宰蒙　宣召臣等敢不傾吐近來

皇上朝講稀疎外廷日切懸望今　聖體常欲靜攝臣等

亦不敢數數煩勞　起居但一月之間或二三次或三四

次間一　臨朝亦足以慰羣情之瞻仰

上曰朕疾愈豈不欲出即如　祖宗廟祀大典也要親行

聖母生身大恩也要常時定省只是腰痛腳軟行立不便

時行等又云　冊立東宮係　宗社大計伏望

皇上早賜裁定

上曰朕知之朕無嫡子長幼自有定序鄭妃亦再三陳請

恐外間有疑但長子猶弱欲俟其壯健使出纔放心時行

等又云、皇長子年已九齡。業蒙豫敎正在今日宜令出閣讀書、

上曰、人資性不同。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也要生來自然聰明安能一一敎訓。時行等對云。資稟賦于天學問成于人雖有睿哲之資未有不敎而能成者語云、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須及時豫敎乃能成德。

上曰、朕已知之、先生每回閣去罷、各賜酒飯一卓、燒割一分、時行等叩頭謝、遂出行、去宮門數十丈許、

上復令司禮内臣追止之、云、且少候、

上已令人宣長哥來。着先生每一見時行等復還至宮門

内立待良久

上令内臣覘視申閣老等聞召長哥亦喜否時行等語内皇上爲愛注

臣云我等得見　睿容便如覩景星慶雲眞是不勝之喜

内臣入奏

上微哂頷之天性之愛卬不禁喩久之司禮内監傳言　皇長子至矣　皇三

子亦至但不能離乳保遂復引入西室至　御榻前則

皇長子在榻右

上手撫之眞愛　皇三子傍立一乳母擁其後時行等旣見畢

賀云　皇長子龍姿鳳目岐嶷非凡仰見

皇上昌後之仁齊天之福

上欣然曰此　祖宗德澤

聖母恩庇朕何敢當時行等奏　皇長子春秋漸長正當

讀書進學

上曰已令內侍授書誦讀矣時行云

皇上正位東宮時方六齡即已讀書　皇長子讀書已晚

矣

上曰朕五歲即能讀書復指　皇三子是兒亦五歲尚不

能離乳母且數病時行等稍前熟視　皇長子

上手引　皇長子向明正立時行等注視良久因奏云

皇上有此美玉何不早加琢磨使之成器願

皇上早定大計。宗社幸甚。

上復答曰。朕已知之。乃叩頭出。升儲采錄

六月。虜入陝西、洮河邊外皆番族、與虜隔絕。國初設茶馬司、與番爲市、每歲納馬易茶者爲熟番、封貢後、虜常抄掠諸番、番不能支、俛首屈服、歲有輸納、名曰天巴、于是虜騎數至番中、而火落赤者、尤桀黠、據莽剌川、時掠漢人畜、邊將或就索、輒復得之、時副將李奎方大酹軍士、報虜有侵掠、奎即單騎赴之、不介而馳、虜人初來持鞬自白、奎輒拔刀斫之、虜大譟射奎、創甚、還營死、督臣檄大帥劉成嗣擊虜、不勝、虜遂入犯至洮河、副將李聯芳出戰、遇雨爲虜

所乘敗沒乃以戎政尚書鄭洛爲七邊經略使切責順義
趣之東歸而罪火酋之罪革其市賞逐之遠去西邊以安
上御門視事畢　召見閣臣等于皇極門內暖閣　面諭
陝西邊事惓惓以　祖宗疆土中國藩籬爲言且切責督
撫諸臣平時失于預備臨事不免疎虞及牽制將領廢弛
邊務皆當其辜至于洞照虜情則云貢市不可久恃嚴飭
邊臣則云務要保守封疆又引古謀臣名將欲令廷臣推
舉將材念九邊忘備欲　諭本兵申飭各鎮　天語從容
廟謨弘遠超出尋常萬萬　召見記
八月閣部諸臣恭請

上御經筵日講。

次輔王錫爵約陳安攘定計以分

主憂。聰曰臣于前月臥病中聞西虜內犯勢甚猖獗聞

皇上召諭閣臣之語所以策虜情邊事者要若破的明如觀火臣雖瞽餘生知無以仰贊萬一獨念

皇上留臣專爲憂虜而責臣專以分憂臣雖病不敢不極其愚慮焉

皇上一言蓋臣惟方今文武內外之吏名從異同之間與古事相反者三古謀國之臣無事則深憂有事則不懼故山濤謝安迭安晉室以經營之與鎮定各當其時也今則

不然自虜款二十年來吏惰卒玩甲敝戈朽晏然無復守
戰之備及其一旦封豕生心鳴鏑內嚮則當事者亡羊補
牢亦猶未晚而來 朝議倘怪要止游收收追尤前事此
一反也古策虜之臣紛紛守和親介胄言征伐雖各膠柱
一偏然文武隨其事任勇怯皆其隨力猶常自可折衷用
之今則不然武官在麾下求安專辦獄訟之利文吏在庶
中觀鬬爭談出塞之功賈勇不在邊境而在 朝廷[illegible]
不以甲兵而以文墨此二反也古當機制變之臣或胡越
使之相救或父子不嫌異趣今則不然諸邊以彼此支吾
爲熟套以日月玩愒爲良謀轉相蒙敝翕然同風而獨[illegible]

緩急重難之事則隔垣內外便分爾我如扯首一人在宣大則力保其無他在甘肅則以之爲誅首犯逆一事在西人委東則曰爾何不招在東人委西則曰爾何不戰皆逃責于巳而嫁禍于人此三反也今經略大臣業有專遣處詠諸臣之疏且次第酌行臣不敢再條便宜猥瀆 明聽獨前所謂三反者乃安危得失之大機 廟堂擇之不可以不精持之不可以不定而就中緊關切要之計決當以經營鎮定相兼而行然所謂經營者不在臨敵倥偬調兵易將在知彼知巳知僨知縱擒示人以拙而巳所謂鎮定者不在矯情倉卒賭墅淸談在緩急有次第措置有精采

剿撫秋策

廾示人以怯而已臣竊覩目前跳梁之虜惟火首一枝驟
然逆天作孽斷斷乎不可收拾若其他或在陰陽逆順之
間或在覩望反側之際影狀未露則不妨廣布威信以招
之羽翼未成則不妨多行間諜以散之雖良平復生于今
日察彼已之勢審禽縱之宜其策必不出于此而臣之所
憂者獨恐將吏以忘戰之久而畏事之甚苟聽要挾急圖
招撫使驕虜反持中國之權武吏反襲漢儒之論則其患

定氣審謀

有不可言者故必　廟堂氣先定謀先審廾勸提于流議
廾怵惕于近憂逆命之誅先首惡而後脅從馳詞之使先
約戒而後議撫重懸賞爵使將官之勇氣先振而後使文

吏策其便宜嚴責催諭使諸邊之血脈先通而後使本兵
課其功定經營在此鎮定亦在此如必以一鎮有事使西
鎮同時樹敵一歲有警乃盡捲二十歲保境息民之功盡
更將吏盡絕諸夷盡掃　先朝大臣馬文升王瓊等老成
持重必然之畫則非病臣所敢持空喙而保借前箸而籌
者也方今諸邊戰士有幾習虜敢戰之將有幾安攘之計
猶有一而推擇新將又一而策勵舊將一而調集客兵一
而招募鄉兵然一時部署已覺落落攤合況轉餉詘于歲
儉發帑困于　閫旅萬一諸酋死解該邊四面大征則我
之拙形盡露何以支撐故臣以為不如且從容為戰于謀

皆不可爲時勢取

人所不能言不敢言者

蘊搆于巧成之以先聲示之以不振莫遏爲張皇自擾之狀其經略大臣既奉有　持旨全付之以訥邀重擔則廟堂但當總其大綱授以大旨如虜入則我之指麾當愈暇虜去則我之隄備當愈嚴虜驕而挾賞則我之拒捍當愈堅虜懼而乞哀則我之牢籠當愈密而至于瑣細節目隱微情狀之間則機關在彼中功效在事後自當一切寬假以觀其運籌調度之何如若預掣其手足而遥制其事權適足爲邊臣藉口逃責之資爾今之議者猶引宋人以和自愚之說殊不知彼出關奉虜此開關款虜彼稱南朝兄弟爲敵國此稱臣納貢爲屬國古今殊强弱之勢原自殊

荆浙有令忍合偷者治所小道不旅

然不同死彼以積威而致敗此以懲敗而養威有如今日改紘之後士馬誠練糗糒誠充備守誠設斥堠誠謹則國家之全力故在持尺一以受降幡豈亦可與北庭歲幣南宋偏安同日而語哉此臣所以謬爲三反之論而約以經營鎮定之二言蓋欲少省議論使當事者可以措手而不欲盡廢責成暫寬文法使文武同心人人可效死而不欲遂逼軍寔使文武相仗人人可逃死惟皇上留意裁擇不勝幸甚文道奏草

九月詔停刑

閣臣合疏請止開礦

十月兩京九卿科道合辭懇請　冊立東宮

皇貴妃親弟鄭國泰特疏救請

聖諭云朕昨覽卿等所奏揭帖固是但皇子體脆質弱再少俟待月朕自有言其于長幼之序豈有搖動內雖皇貴妃常替言以定名分以免疑議朕前已面諭卿等知之今卿等又來陳奏朕豈不知朕意必待朕自處不喜于聒激耳豈有誣言而惑朕哉卿等可看兩京大小文武自十四年至于今日有一年一月一日之不激聒者蓋此輩心懷無父志欲求榮不思君上之疾但慮身家之望固于此時欲激君上之加疾以遂巳之心志朕度此輩意欲離間父

子之天性以成已責直圖報之逆志耳其安心甚遠其立志甚詳可見其沽名悖逆之甚耳卿等可思子乃朕子豈有父子無親之理豈有越序定立之理又思安有子不望于君父之吉而私結人心以言激君父成者孰理乎孰否乎而為臣者以言激之其為忠乎其求榮乎欲朕之疾劇乎朕固于所奏一概留中不發者朕怪其所激瀆擾歸過于上要直于身耳非有別故至于鄭國泰之奏朕欲留中恐卿等不知故與卿知之又思我朝成臣未敢有于預國政者而因泰出位妄奏朕姑且答之耳其建儲之事還候旨行不必又有陳瀆徒費紙筆卿等可安心贊襄協猷其

閱視

西虜

治不可以學此輩以激言之事。虛文塞責欽此。

又諭云。冊立事。如明年春夏科道等衙門不來瀆擾。便于明年冬。傳旨冊立。如再來瀆擾。直待十五歲冊立。欽此。

十一月。兵部題請邊務久廢。閱視當嚴。九邊宜各差科臣一員。

上自八月以來。久未視　朝。羣臣請于十九日恭遇

聖母萬壽之辰。幸　出臨受賀。

吏部題請驗封司員外鄒元標調文選司。不報

兵部經略尚書鄭洛上疏拒止西虜借路。

上意欲追處邊臣。閣臣璟奏曰。臣等查得萬曆十四年。該

科臣顧九思為河西失事參究始事之臣，已奉 旨將先任已故督撫董世彥等追奪誥命，又將總兵官降級罰俸。今年七月內，又該御史周孔教參論邊臣誤事，又奉 旨將先任已故總督郜光先追奪誥命。九月內，又該科臣張棟參論，又將郜光先蔭子革去，見任督撫梅友松、趙可懷、總兵劉承嗣，及司道官俱各為民閒住，業任其咎。則先年備路之失，近日誤事之罪，已經 嚴旨處治，法無可加。惟自今日以後，務要力整前非，永杜後患，使虜衆不敢入邊行走，則莊永甘涼之間易于備禦矣。

御史捌川俊論刑部尚書陸光祖，閣臣看得本官清介耿

直素有時望近日徐性善事該部左右侍郎先已問明因本官至特署名題奏耳安得遽以通賄誣之宜降　旨令照舊供職

潘季馴致仕

河道右都御史潘季馴乞休吏部題覆閣臣看得本官熟諳河事前以蒙　恩再起感激圖報奔走河道以船為家竭盡心力但因年已七十積勞成病臥床不起河道事務須親身經歷難以臥理恐河道缺人誤事宜降　旨准致仕。

于公改謚

于肅愍改謚忠肅撫臣傅孟春題請大宗伯于愼行題易其說則發于王世貞至黃鳳翔入臺題褒忠功于是

于之後，以杭州右衛指揮改錦衣，其孫即升都督。先是傳公疏未入，黃夢一偉男子持書來，有空山孤鬼之句，覺而心惡之，詰晨接傳疏，乃知于公生氣凜凜猶存。出小品

蛇異

乳源前江多蛇，斷尾自下而上，至燕口岩穴中，一日夜始盡，人擊之，亦不爲害。紀錄

鼠耕

揚州府大旱，下河茭葑之田，赤地如焚，有黑鼠無數，歷底葑田，食根至盡，葑土墳起，一經野燒，悉成灰土，比之牛耕，其功百倍，鄉民賴之，墾田十之一二，真是事物之最異者。出小品

行廟享禮

訓錄俱寫完

辛卯萬曆十九年

正月、時當　廟享。

上以玉體不安、遣官恭代、

閣臣恭進寫完　累朝訓錄加恩內閣、元輔時行、太師兼

官如故、仍蔭一子中書舍人、次輔國、少師、錫爵、少傅、家屏、

太子少保、俱各餘官如故、各給與應得誥命、如敕奉行、其

餘題叙効勞人員、奉　旨依擬、

原任行太僕寺卿、今被論降調熊瑞、擧本內、訐稱御史崔

景榮諸事、

上傳諭閣臣云、御史是朝廷耳目、他在外邊聞了聲息、却

便規避反着總兵護送他以致失事庫藏錢糧他該查覺
反拏來私自餽送罪尤重于夙大舟該重處他欽此
二月閣臣擇本月初七日恭請
上臨御日講有　旨暫緩
禮部尚書于慎行教習庶吉士
侍郎田一儁上疏告病
三月御史周繼詹事講疏請將李材釋放立功閣臣疏曰
臣等看得李材事情先該言官屢請法司題覆已該臣等
票擬與同劉天俸俱饒死充軍前票未蒙批發今劉天俸
以火器試驗特荷　聖恩准遣立功李材之事寔與劉天

教習庶常

前擬李材立功

倖同功一體且雲南緬賊猖獗鄧子龍以曾拒緬有功見
奉 欽依提問亦蒙矜宥李材先曾出兵攻緬亦與鄧子
龍事體相同該部擬請釋放立功茲緊急用人之際為地
方計非獨為李材乞恩也伏乞 聖裁
二十日彗星見西北方在胃宿度分尾長尺餘已而在東
北方室壁宿度分尾長約二尺
次輔王錫爵歸省留獻忠言疏曰臣即日離 闕趨南矣
感顏在望首長路以踟躕 眷渥猶新積感誠為涕淚此
臣兒女之私非所宜屑屑上陳者也追惟入夏以來再接
睟容屢覩 寄問則又見

皇上寡欲養心之效承 親逮下之仁而 宗祧萬年太
訴且斷在必行則臣之去後但有擊壤而歌耕鑿仰首而
祝喬松無所遺慮也抑匹夫相別猶有贈言而臣蒙
皇上非常特達之知分雖君臣情眞父子忍遂以其身之
在遠不一吐愛治危明之念葢臣聞孝子採藥以修慈父
其色焦然夫採藥者未必能中病也而其心則忠矣昔孔
子大聖尚稱飲酒無量何損于德但以攝生常理而論凡
外充者內必虛虛必生痰痰必忌濕而能助濕者莫如酒
臣每奉 聖諭以頭眩足軟爲言此濕證也夫服藥去濕
何如莫飲酒以助之臣去後惓惓以此爲第一義臣聞敎

旨雖不可聞于家然以
皇上五帝聖神之德而左右至愚之人豈可盡責之稱指
以
皇上九廟社稷之身而么麽至小之事豈直得爲之發怒
且孔子不云乎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
之則怨此言雖淺隱憂甚深幸
皇上毋忽令民間尚有宅禁以祓除不祥磔豕斷蛇不入
臥內豈有　皇居清閟之中而　至尊乃日耳呼譽之聲
日近腥穢之氣者側聞寬德雖弘而　聖躬正在調攝則
抑火戒怒防患謹微之道不嫌日愼一日也臣之去後懷

臨朝

惟以此爲第二義臣聞漢臣董仲舒對君三策首言事在勉强夫勉强必非情之所安禮之所便古帝王以爲御一人之安便必將貽四海之憂危故早朝晏罷抑情弃體爲天下也近者

皇上盛暑出朝歡聲雷動誠自此推之何事不可勉强即今天氣漸涼臣去之後且日夜傾耳道路傳言

皇上某日御門某日聽講某日召對大臣謹非向率鄉人父老上　萬萬歲壽臣聞惟天子得以祭天地故諸侯卜郊孔子非之何況　祖宗一脉之親而豈有異姓相對形蹟可接者

皇上項于孟夏　親臨　廟享臣加自此二至四時之祭次當以次舉行但恐臨期又或他阻若　聖躬果不耐勞則當權衡于尊親祭饗之則　郊禮姑暫遣攝以待來年而　廟禮則寧少展信宿之則必不可遂廢親行之典此聯屬神靈導迎和氣之大者臣聞天子謂之官家言以官為家不以家為家也今大倉之儲謂之內帑言即此是天子私藏無他私也邇者　國儲耗竭迸費浩繁諸司絀乏不敢輕議獨賑無非為

皇上家計耳乃一家之中又析一家額進之外又有加進此在歲豐易處之時且非今典況儉歲乎在內用倘乏之

際尚曰權宜況本無乏用乎乃言者人人勸

皇上之儉不知

皇上未嘗不儉但儉而積之無用與奢而用之不經過猶不及耳自天子達于庶人憂貧者未必富知取者必先予

幸

皇上思之臣聞古者瞽將工商得以流議士庶得以傳言凡皆以廣聰聽而達下情也

皇上至仁雅量近年言事諸臣涵覆居多即間有聞見不真言語無次自取罪譴者天地之大何所不容雷霆之威豈追既往臣請

皇上與之更始一體錄用之而用之當先自與臣異同僚仲高桂等始庶亦知易莠耿耿非貴君嚴而恕己寬大公之道行眾正之途闢矣至于李材幽囿日久罪不蔽律臣不敢望

皇上錄用但望

皇上衰而生之臣愁若灼腸匆匆條此數事以當去後千秋之鑑而竊自附野人片芹之誠益以身將長往言出感恩則今日之一言或可以兼備日之百言

皇上既縫絕微臣惜其今日之去則莫若一聽臣言以保萬萬年之聖躬以光萬萬年之聖治是即臣常在　膝前

也臣不勝泉咽聲嘶叮嚀懇款之至文肅參草

○大學士申時行乞休疏已十上上不允給事羅大紘都諫胡汝寧著丞黃正賓各疏論不已于是力請放歸十三日奉　旨云卿嘗上密揭屢言儲位久虛勸朕早立以固國本朕久已在心不意小臣要名瀆激以致朕怒卿等見小人妄言紛紛求去即令四方多事正賴卿與朕分憂今屢疏乞休朕慰留再四卿急迫愈懇茲特准暫回耤調攝痊可之日着撫按官具奏召用着馳驛去還差官護送該部知道

馮仰芹子履大宗伯琦之父也備兵雲中小酋那吉入

市操強弓請與戲下士角射公曰吾與汝躬射虜射利近密移遠其矦公連射皆中酋盡輸其衣裘鞍馬大愧乃前其矦使自射而賞之復盡予所奪虜大喜叩頭去曰好太師天朝有人涑編

歲星見民間訛言易州有王氣官舉兵誅至矣衆空城走郎中項德禎過公署菜曰民方恫疑未可驟止閉門治具合樂徐遣吏曉諭乃定紀錄

是時歹商死先是卜寨亦以女許歹商那林孛羅妻則歹商姊也而歹商酗酒好殺衆稍貳歹商往卜寨受室因過聒姊中塗那卜二酋陰令部夷擺思哈射商殪乃歸罪擺

白二夷執攏夷以獻總督侍郎郝杰疏謂歹商與那卜有夙怨今射死中道情甚隱第難深求請梟攏夷示法歹商子驂台住等並幼依外家應加厚邮所遺部夷並勅百三十七道暫屬猛酋候成立議給猛酋請補雙貢其那卜二酋有偵虜功併請復都督許之自此以後猛骨孛羅修貢唯謹然南關勢孤且益弱又日與北關相搆怨奴酋漸從此收漁人之利矣女直考

定京省主試官順天諭德曾朝節馮琦應天諭德陸可教中允余繼登浙江編修李廷機刑科右給事中梅國樓江西修撰朱國祚戶科右給事中葉初春

爾瞻、禮科右給事中孟養浩、禮部主事姜鏡、湖廣兵科左給事中張應登、禮部主事唐伯元、河南禮科左給事中丁懋遜、禮部主事陳泰來、山東刑科給事中劉爲楫、吏部主事蔡應麟、山西刑科左給事中李獻可、戶部主事祈守峻、陝西吏部主事麻容、兵部主事于若瀛、四川戶科給事中陳尙賢、工部主事吳鴻洙、廣東吏部主事唐世堯、刑部主事葉修、廣西兵部主事胡桂芳、工部主事吳宗堯、雲南刑部員外郎李琯、戶部主事李開藻、貴州刑部主事王命爵、評事孫芳。

禮部尙書趙志皐、吏部侍郎張位入東閣。

壬辰萬曆二十年

二月西夏哱拜哱承恩作亂推軍鋒劉東暘爲會長劉東暘者靖虜衛人狂易有異志而總兵張維忠向鮮威望爲衆積輕十八日東暘糾黨晨入帥府白事維忠驚悸不能彈壓衆遂露刃突執河西副使石繼芳推焚軍門都御史黨馨急匿水洞大索竟劫至書院同繼芳僇之並合許朝何應時等遂縱焚公署收印符釋囚掠城中聽拜主謀劫總兵張維忠以扣餉激變戕是時河東僉事隨府通政穆來輔適並抵鎮併劫請招安以緩師二十日總督尚書魏學曾行部花馬池聞檄遣標下張雲鄖龍論降二十三日

哱雲土文秀統兵五百至自中衛互市承恩見游擊梁琦
守備馬承光並至心疑之嗾雲文秀殺兩人迎入城計事 又叙游擊守備
二十五日索勑印維忠與之縱東暘遂于翌日復總兵任
聽拜主謀據城刑馬牛盟僞授承恩許朝左右副總兵土
文秀哱雲左右參將因挾慶王代請貰罪承恩乃勒兵分
遣王虎何安等據城堡合張雲等至東暘曰必欲我降請
授我總兵許朝等副參專備寧夏不者與虜馳逢關也承 所挾專在此
恩徇玉泉營游擊傅桓拒守為千戶陳繼武執就縶巴徇
中衛徇廣武參將熊國臣等棄城匿河西被風靡惟土文
秀徇平虜參將蕭如薰堅守不下逆黨土虎等隨掠鳴沙

州將趙河東全陝震動

哱拜胡人也嘉靖中亡抵朔方驍勇屢立功隆慶二年八月擊虜山後大青山斬其酋總督侍郎王崇古叙功賜金明年擣虜花馬池陞歷都指揮使萬曆五年以遊擊統標下二營家丁千餘請得專勅鈐束總督侍郎石茂華巡撫都御史羅鳳翔以聞報可于是拜始擅一軍十年授參將一切標兵隸拜麾下矣當是時寧鎮于清水中衛平虜並通貢市榮虜切盡黃台吉着力兎打正各台吉并松虜賓兎台吉等入市夷二十八枝會撫夷游擊鄭賜殁巡撫都御史梁問孟以指揮土文秀父本

降胡曉暢邊事，咨陞守備，協撫，時十四年丙戌六月也。後三年己丑，巡撫梁問孟請加拜副總兵休致，子承恩襲，並慓悍，沿邊皆懾伏之。後二年辛卯，洮河告急，

上特遣司寺及科臣巡九邊，邊各一人，毋拘以期，時尚寶丞周弘禴兼御史往寧夏，舉承恩、土文秀，并拜義子千總哱雲等項之党，禴爲巡撫都御史，拜雖請老乎，居恆多畜蒼頭軍。禴報

國，承恩自謂世胄游選，心輕邊卒孱弱，欲翹楚自負，而撫臣黨毎加裁抑，且欲覈青海虜賞，以此怨刺骨，合哱雲、文秀亦怨黨，以常許咨雲守備渝約，而文秀遷游擊，弗優禮故也。黨御將卒嚴刻，銖錙

祉勛呼承恩

之姬繩以軍法衆亦不附明年壬辰二月鎮戌請冬衣布花及月粮未給拜承恩遂乘間激衆作亂

會試以掌詹事府禮部侍郎陳于陛掌翰林院詹事府詹事盛納充主試官取吳默等三百人

三月副總兵李昫承總督魏學曾檄文擇總兵進勦統游擊吳顯趙霊州別遣游擊趙武趙鳴沙州張奇兵沿河拒賊南渡總督駐下馬關徵調以副使揚時寧監軍擇兩河道務恭政顧其志督餉時霊州有都司吳世顯竊逆約是月九日陷州參將來保誓死守賊齎書詐門拒却之李昫聞急與吳顯兼程馳至逆謀始折藉令霊州失守西事寧

十虜寧州開慶堅守

十七矣翼日進兵横城獲弃城守備張承勳而趙武兵希至鳴沙州轉戰獲賊于正等八人及舳艫十八艘賊舉少挫又翼日原任屯田都司蕭韶成陽以修渠來奔悉賊不軌狀方遣叛人馬世傑奉金帛勾着牢等首以拒我師當是時榆林賊明安台吉虜切盡奈萬卜失兎傳調東西台吉着力兎莊禿頼等議暫封賊訥罔那顏不令出邊稍俟五六月馬肥大舉訥罔者物穴地似鼠取不安之義也獨切盡妣吉止勿往着力兎昭賊金帛與打正先引衆盗邊而我調延綏蘭靖兵稍集李昫乃分發渡河尅復各營堡廣武偽游擊張大紀大壩偽守備高天爵俱遁十五日復

棗園堡靖虜參將吳繼祖等中衛勒捕王扁來獻石空寺亦下獲僞守備何安二十日于邵剛堡遇虜千餘騎千總汪汝漢三矢殪三虜乃解以次復玉泉營凡先後收復營堡四十七河西唯鎮城爲賊據後三月總督移師小鹽池拜聞虜且至屬土文秀許朝分馳玉泉廣武迎虜二十五日着力兎打正等引控弦三千馳金貴堡二十七日移鎮河堡入屯演武場賊益括城中子女媚虜至奉河東西地圖虜辭言已與哱王子爲一家拜文秀並薙髮胡服斜虜攻玉泉急二十九日哱雲引着力兎攻平虜堡參將蕭如薰伏兵南關佯敗誘虜入伏射雲死併傷驍賊兵救塌虜

遁走塞因掠粮道聲犯花馬池諸處趙武等駐玉泉營被

撫虜以離其交

虜困總督于四月二日移師花馬池因撫切盡姚吉諭虜

無助逆急檄李昫赴援圍始解昫隨與原任總兵牛秉忠

初次攻城

督六路兵于翼日抵鎮城下是時兵部尚書石星請奬死

事梁琦馬承光許熊國臣以激忠義併發冏金二十萬兩

犒士設招降一營解脅從而總兵時已擢董一奎李贊爲

副至是以我所恃延鎮勁卒五千牛秉忠老不任戰贊非

衛遲未乃起麻貴自謫戍代贊以貴勇且多蒼頭軍也李

昫等既抵鎮城賊于東西二門各出精騎三千搏戰步卒

列火車爲禁四月五日我師衛鋒奪火車百餘輛追夯入

湖溺死賊無策賊亦射延綏副總兵王通傷額蒼頭軍高
益等三人乘勝先登會榆林游擊俞尚德兵逗留被殺已
上有詔人給百金恤其家翌日許朝上文秀曾慶王及稚
通政隨僉事至東城土樓乞暫罷兵斷糾獻首惡承恩于
南城遣謂我軍中都司李魁曰吾父出萬死爲 國捍席
蒙恩至上將撫臣朘削激士怒自取夷滅吾父子勸部曲
待命當路不察反以爲罪今首惡具在乃不罪倡亂罪戰
亂者寧保此一城結何奴自今耳因投諸勑城下賊既其
賊何敢見求息
言求救會軍中糧絕遂假此休士近堡總督乃日夜促
將領溺延綏非浪兵而着力兎于十四日推三千騎從花

出人上書 不待所許 人前

拔者

馬池西安定堡擾我以秦東渡大司馬上疏請懸令能擒哱拜父子世伯爵賞萬金擒哱雲士文秀劉東暘許朝世指揮使賞五千金賊黨得相擒斬除罪給軍門空劄百會順義王方甸史酋求款請諭令約松套虜出邊厚加給賞

上並報可令軍中五日一奏聞發冏金葛兩佐軍資而以總兵李如松督陝西討逆軍務由宣大濟師御史梅國楨監軍事國楨上書請戎服督戰先同宿將李成梁馳軍中時已推朱正色撫寧夏而甘肅都御史葉夢熊上書願討賊 詔葉夢熊慷慨令同督撫併力先是總督已微聞謂榆林兵道回遠所治舟筏猝難辦乃壁花馬池侯軍至

即移靈州、靈州東有横城、西有鳴沙州、濱河一葦可渡、賊數窺伺、以在河南與寧夏相對也、大司馬則謂下馬關距寧夏不四百里、慮賊由中衛據關窺固原、或由靈州窺慶陽、疏請陝西撫臣沈思孝移下馬關、聲援固原、移保定山陝河南各撫臣備潼關。

上皆可其奏、頃之延綏游擊姜顯謨、都司蕭如薰、井州原任總兵張傑各率軍並集、副總兵麻貴亦至、乃以二十一日

二次攻城

進兵復抵城下、塹濠竪雲梯夾攻、賊迎敵、多殺傷、又勾虜二千餘騎東援、横城棼蘄妄浮河掠泰壩等堡、東賜偵延綏、榆林兵調征、益家購首婦黄台吉妻、縱男捨達大任火

落赤鐵窨掠舊安邊碑井堡以圖牽掣二十七日麻貴牛秉忠與井肅總兵劉承嗣計選百金之士七千人結爲四營從西北攻又二千四百人從東北夾攻賊亦以步兵五千執挨牌遮護騎兵乘之馳突從未至巾獲級十六而承恩與東暘勒精騎同虜濟伏漢延渠擄我糧餉二百餘車是時總督從花馬池還靈州亦被圍賴援至得解二十九日中夜麻貴等乘大風縱火復以雲梯攻城賊已先治滾木壘石待擲火燃燒我兵千數益出賊截餉道時巡撫朱正色與總兵董一奎並至靈州總督亦於五月四日抵州矣策後三日我師見西關可擊徵採柳稍蒲草及土修墊

馬道兇牛秉忠右股中流矢幾死承恩因率虜從唐渠攻一臺營以火藥燒柴草我師還休魏信堡而哱拜亦率虜以五百騎闌平虜堡急麻貴選精卒三百間道往援卻之十五日巡撫朱正色渡河督戰以

上命頒將士賞一軍踴躍賊聞詭請降以張傑管總寧夏兵迎入城招安傑于二十四日單騎往免就縶賊亦先後縛送常達子等十八二十八日總督檄參政楊時寧同麻貴往橫城撫虜許朝恐黨與日落好謂着力兎曰幸為我主招撫後往受賞也是時頓兵數月賊陽請撫陰勾虜衛恣迄集成功而日本酋平秀吉方破朝鮮東方復洶洶大

司馬蘧請宣諭虜王嚴約松奎酋回巢重懸賞格如東西各部能縛獻哱拜父子賞二萬金封龍虎將軍縛獻劉東暘許朝土文秀賞萬金封都指揮使發冏金十萬兩聽宣大督臣蕭大亨懸購御史將春芳亦疏請厚市賞縻虜决黃河大堤水灌城城可立破也

上乃賜總督魏學曾劍一申令違者立斬以徇御史孫璜奏總兵李昫上恭府功非寔賊劫我粮草二百輛 詔逮問已雖報免然軍中愈奮刻期殲賊矣

廷試賜進士翁正春史繼偕顧天埈等及第出身有差

考選庶吉士十八人王象節李名芳劉孔當沈潅劉生中

李應芳、何熊祥、楊繼禮、高克正、姚文蔚、韓爌、翟廷彥、陳維春、馬文卿、趙之翰、張成德、林應元、陳懿典、以禮部尚書化左侍郎趙用賢教習之、後韓爌史繼偕沈㴶入閣。

援朝鮮

五月、命將出師援朝鮮、西夏方用兵、而倭大入朝鮮、數告急朝鮮、即古高麗與遼接壤、修貢謹、與地延袤六千里、三都八道、饒庶、有華風、然承平久、懦不習戰、其王李昖、湎于酒、而倭酋關白平秀吉起人奴篡立、以梟傑雄六十六州、

朝鮮始末

善用兵、朝鮮釜山去日本對馬島不遠、向有倭戶流寓往來互市通婚媾、因爾朝鮮弛備、于四月間分遣巨酋行長清正、義智、妖僧玄蘇、宗逸等、擁舟師數百艘、犯附慶尚道

之勢也 似不容不援

遇釜山鎮五月濟渡臨津掠開城分陷豐德諸郡朝鮮望風潰王倉卒弃京令次子琿攝國事奔平壤已復走義州願內屬倭遂渡大同江繞出平壤西界是時朝鮮八道幾盡沒王子就俘使旦暮渡鴨綠則發且中干遂請援之使趾相錯也廷議以朝鮮屬國為我藩籬必爭之地遣行人薛潘諭其王匡復揚言天兵十萬已抵明乃徵海外琉球暹羅諸國協倭穴遼鎮先發游擊史儒等以偏師防義州已遣遼陽副總兵祖承訓統兵三千餘渡鴨綠援之六月都御史葉夢熊至靈州從其州帶神炮火器四百車至更約法益徵苗兵會浙江都御史常居敬募浙兵千人

糗糧自辦　詔嘉居敬忠義調赴寧夏于是分爲五軍董一奎攻其南牛秉忠攻其東李昫攻其西劉承嗣攻其北而麻貴率游兵專待敵參將孟孝臣護糧草于二十日進逼城下哱拜等自北門出戰意親往勾虜麻貴率參將馬孔英麻承詔等先登却敵逐拜入城擒斬百十七我師以砲箭燒城樓城樓火起以水滅之先是拜與虜深相結日夜從着首帳中便調度至是入城不敢復出虜不得拜亦不敢復渡河深入二十二日御史梅國楨提督李如松統遼東宣大山西兵齊集軍聲益振我師用布袋三萬盛土填集登城爲砲石擊卻二十五日都司李如樟夜半以雲

梯踏上南城城上砲炁梯墜翌日游擊龔子徹提苗兵攻南關如松乘勢欲擁上城城上箭砲多擊傷已窺我兵會食纔下奪梯牌益縱火是夜指揮趙承先武生張遐齡頁戶姚欽約爲内閧夜半四面並舉漢火城下兵趨上而樵樓火過登南火弗起城中果鼓噪大呼殺賊欽使遐齡縋城召城下兵城下兵行未中道遲騎鄉鐺承先去欽亟跳下城言城中人人欲殲賊也賊遂僇同事戚卿茶許朝因欲開小南門逸見門外兵整嚴復返自是之後益嬰城守多以矢石狙擊更詭招安望救然城中糧久殫銳氣亦消耗矣

七月二日許朝等至南關請總兵董一奎款語僉事隨府乘閒携印同替頭從城躍下賊復縋執府繫狀翌日總督與都御史夢熊等決策水攻檄總兵劉承嗣大治堤十七日堤成長千七百丈決水水抵城下賊晝夜驚先是拜使養子克力蓋往調着力兎如松調卸狀使稗將李寧追斬克力蓋等二十九級獲印符令箭東暘承恩克與着酋奉黃金蟒繡致卜失兎曰事急幸佐我狥靈州先止壁下馬關阻塞道也居有頃虜莊禿賴與卜失兎合部落三萬先便上昧斜鐵雷等犯定邊小鹽池而打正以萬騎從花馬池西沙湃入總督乃檄麻貴偵擊以牽打首別遣董一元

打正逃

乘虛擣虜巢貴擊虜石濤旁虜稍挫分趨下馬關及鳴沙州總督因令游擊龔子敬提茴兵八百潛沙洱口東趨定邊與董一元合亡何董一元報擣土昧巢斬虜三十餘級虜驚引去而打正還至沙洱茴兵前拒虜為虜圍十餘匝大潰龔子敬亦陣歿然虜竟以擣巢解散賊援絕矣

朝鮮事

十六日援師至安定攻平壤時霖雨我師不諳地利馬奔逸不能止為倭擊盡殪史儒死之祖承訓僅以身免報至

朝議震動海上登萊天津旅順淮揚所在添兵設防

命兵部尚書石星度越江事倭且疲奔命莫能入倭關諳者于是游客沈惟敬請往宣諭以數騎走倭營刺情形歸

報石大感之

以侍郎宋應昌為經略員外郎劉黃裳主事袁黃為贊畫

石星以沈惟敬可佐緩急遊假游擊赴軍前請金行間

八月朔我師決大壩水灌城城外水深八九尺是夜拜承

恩東賜遣小艇挖堤洩水如松承嗣斬首十六級生得一

人為言城中乏穀士盡食馬馬餘五百騎民食樹皮敗靴

死相屬翌日城東西崩百餘丈都司吳世顯參將來保所

治堤亦各崩二十丈總督以賜劍斬吳世顯徇行間來保

以靈州功免賊數出舟師遏禦堤我師多斬獲城中飢民

內變誅作

擁賊求招安十二日御史梅國楨檄賊以飢民報為治鐵

穀撤到。三月開關迎大兵入賑竟不應虜亦數闖入李剛堡會

上念師老無功給事中許子偉等劾總督學曾惑于招撫詔罷秩以夢熊代　賜劍如之十七日新督臣任事申令益肅時諜知賊重賄勾虜承恩東賜方從城上鳴砲候虜衝突二十一日着力兎果以八百騎入鎮北堡已又擁衆爲餘入李剛堡分部渡河李如松乃大勒兵遣裨將李寧等馳赴黃硤口擊虜而以勁卒千餘身往策應二十三日至張亮堡遇虜搏戰自卯至巳虜甚銳如松劒斬縮朒二號將人會麻貴李如樟等皆會張左右翼夾攻李寧手殪二虜

虜獲只此絶

虜遂郤追奔至賀蘭山虜盡走出塞我師捕斬凡百二十餘級獲駝馬無算乃移虜級示賊賊為短氣

九月三日參將楊文提浙兵至已苗兵及狼兵至大治臨衝船筏刻日攻城總督布告營中有能先登以城下予萬金後五日水浸北關城崩南關居民内變我師陽調舟筏擊北關承恩許朝果趨北關鏖戰而李如松蕭如薰等潛以銳卒襲南關實梯緣而上賊驚散總督遂入勞苦百姓承恩見南關已下則盡氣奪乃急縋張傑下城懇貸死總督陽諾從治攻具先遣王機齎以蠟書行開已闢民李登執原給劄潜諭哱氏殺劉許自贖十六日國愈迫東

賜頓足數日，遂至是耶，佯為風疾，殺土文秀曰，好頭顱，衆令他人砍之，已承恩與畢邪氣走南關，殺許朝及其子許萬鍾，已畢邪氣走北關，殺東賜，皆懸首城上，于是李如松楊文等先登，蕭如薰麻貴劉承嗣等繼之，大城悉定，北樓火起，李如樟馳往，捜獲寧夏巡撫關防，并征西將軍印各一，而哱氏尚多擁蒼頭軍，是夕總督下令，廿日不滅哱氏以賜劍從事，十七日，晨承恩方馳南門，謁梅御史出，參將楊文詭之，李如松等急提兵圍哱拜家，時拜方與牛秉忠飯，聞承恩擒，秉忠趨出，拜衆欲拒敵，如松給箭令卸甲，拜岔是縊閭室自焚，李如樟部卒李世恩從火中斫拜首生

得拜中子承寵、義子哱洪大、文秀、弟土文德、及何應時、陳
雷、白鸞、陳繼武、總督夢熊、巡撫朱正色、御史梅國楨、隨入
城、問慰宗室士庶、寧夏平、捷奏、
上御門受賀、　詔進前總督學曾、得免爲民、已復與致承
恩等獻俘、
十一月、大司寇當承恩極刑、承寵等駢斬長安市、頒示天
下及四夷君長、　詔慰慶王、復寧夏、令年祖王妃方氏不
受汚、蒙逝土窖中、　特詔褒異、從大司馬議、遷夢熊右都
御史、蔭一子、世錦衣正千戶、朱正色右副都御史、梅國楨
太僕少卿、各蔭一子、世錦衣百戶、李如松左都督、蔭一子

世錦衣指揮同知，以方征候，特加宮保，示府蕭如薰署都督同知，蔭一子世錦衣指揮僉事，各賜金幣，麻貴、劉承嗣、李如樟、楊文、牛秉忠等加級有差，魏學曾以原官致仕，兵部尚書石星加太子太保，蔭一子錦衣正千戶，而蕭如薰守平虜時，妻楊力贊，　制勅旌賞，尤異數云，初議寧夏功成封爵，後廷議不一，　詔免行，俟後有勘亂大功，與封典合者，申明舉行，無使　朝廷失信，以孤報効之意，給事中晉大成等，劾發來輔臨府佚達，緹騎逮問，覓適逸聞死事龔子敬都督僉事，蔭一子世正千戶，令別方奉祀勿絕，久之，虜着力兎宰僧亦縛送叛人馬世傑、張放鞘等，請市，宰

備即打正也。始塞上以夷丁敢戰，厚將收養，寧鎮為甚，而哱氏父子與土文秀等，並以降夷，列握重兵，尾大不掉，卒致叛逆。議者以非我族類，必多變，自今宜川羈縻，假分處，以哱氏為鑒。先是拜任游擊，將衛收例，得列名入衛，當事竟以降夷縱之。此可謂有徙薪之慮矣。

外史氏曰：甚矣，哱氏父子之狡也。初發難，詭劉許以為名，事成而居之，事不成則二千夷丁，亦足制劉許死命。不失仇賊之功。此定其本謀。方賊恣肆，久稱哱帝劉王，逆劉許已就誅，哱氏乃揚揚詡上賞。我將士誤信，儻飲其宗。抑已昧矣。督臣曰：寧負殺降名，以絕禍本。善夫寧

夏大壩水高兩塔可數丈其地勢西南唐渠東紅花渠形如釜底非西最下水攻一決李氏遂無噍類而得算乃在絕勿虜以余聞張亮堡之戰與守靈州平虜功豈不並偉哉

神廟在御久邊境晏如自西夏叛卒發難繼以倭繼以播州海內蕭然頻費稍苦兵矣而兵端自李氏父子始

十二月

上憫東征將士寒苦特發帑金十萬兩犒慰且重懸賞格

先是宋應昌抵山海關士馬匆匆糧微調未集而大將軍李如松甫平西夏亦未至軍因謬借惟敬縻倭西向前所羽

行解 李

檄徵兵七萬餘至者半請置三軍以副將李如柏將左張世爵將右而中軍則統于楊元急趨遼陽至是李將軍始

行長主款

至軍而惟敬歸自倭稱行長願退平壤迤西以大同江爲界李將軍策倭多詐天方寒我師利速戰遂置惟敬標營于二十五日誓師渡江

虎入柙奈何縱之

遼楊應龍請重慶對簿緊論法當斬請以二萬金贖御史張鶴鳴方駁問會倭大入朝鮮羽檄徵天下兵應龍因想辨願自將五千兵報効 詔可釋回播啓行尋 報罷巡撫四川都御史王繼光至嚴提勘結遂抗不復出而張時

繼始主勦

照等復請奏 闕下巡撫王繼光乃一意主勦尋得 旨

戒以貪功妄殺。

是歲鵂鳥集豫章永寧寺屋上。其形如梟人面四目。而有耳。高二尺許。燕雀從而譟之。其年五月晦至七月中。

陰晁無雨田禾盡枯。考之山經云。顒鳥見。大旱。

東閣學士王家屏致仕。

皇明從信錄卷之三十六